

陈矜与常浦碶,一座古村的水利记忆

竺盛浦

2025年11月29日,农历十月初十,方桥街道方桥村常浦庙张灯结彩,不少村民汇聚于此,焚香祭拜、祈福纳祥。这场小规模庙会,是为了纪念北宋时期明州(今宁波)知府陈矜的生辰。这座承载着百姓感念之情的古庙,在岁月流转中虽已声名不彰,却始终得到了方桥村民的悉心呵护。

常浦庙坐落于方桥村西侧、鄞城大道南边。据清光绪《奉化县志》记载,这座庙宇始建于北宋,位于县城东北四十里处,紧邻陈矜主持修建的常浦碶畔。北宋熙宁年间,朝廷追赠陈矜谥号“庄靖”,并赐庙额“忠惠”,以彰其功。

陈矜(932年—990年),字宣武,号寓庵,姑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宋开宝四年(971年),陈矜登刘寅榜进士,历任鄞陵县尉、监察御史、起居舍人等职。宋端拱元年(988年),任明州知州,举家迁居于此。

当时,明州近海地域,时遭咸潮侵

袭,损害农田灌溉,致百姓生活困顿。常浦为方桥村的古称,北通大夹江,南汇金溪、龙溪诸水,这一带常久旱无雨,溪流干涸,水源枯竭,咸潮直上,农民窘于灌溉。陈矜上任后,急民所急,大兴水利,疏通河道,主持修建了包括常浦碶在内的多处碶闸。这些水利工程既能抵御咸潮,又能蓄淡灌溉,促进农田丰产,让百姓生活日渐富足。当年的常浦碶,就位于如今方桥三河口。

常浦碶建成后,人民内心充满了对陈矜的感恩之情。然而,这位父母官在任仅三年便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葬于如今的鄞州茅山。百姓感念其恩德,便在常浦碶畔建祠立庙,以志纪念。陈矜之子陈轩时任明州录事,为父守孝迁居茅山之阳的走马塘。此后陈氏子孙繁衍,逐渐成为鄞南望族。走马塘村历代共出进士76名,被誉为“中国进士第一村”。

宋元丰七年(1084年),朝廷追赠陈矜为太尉,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族裔重新为其立碑记。后裔陈愈

守献庙联“棠荫葵膏民父母遗爱畴垂,名与古革山并寿蓉塘柳暖”,字字饱含着对陈矜的敬仰与缅怀。

常浦庙建筑面积约1350平方米,采用双扇三门头的形制,正大殿供奉着红脸菩萨,后大殿有一间暖阁,有四根青石盘柱。逢年过节,村民在这里祈愿、求平安,香火旺盛。颇为可惜的是,规模宏大、建筑精致的常浦庙毁于上世纪50年代,四根青石盘柱毁于上世纪60年代。如今的常浦庙,于20年前由民众集资建造,仿古样式,砖混结构,规模小了许多。

方桥村在古时就是奉化通往宁波的驿道要冲,南接台温(台州、温州)、北通宁绍(宁波、绍兴),宋朝时便设有常浦津,在“方桥”建成前,村名为“常浦”。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常浦碶倒塌后,人们在原址兴建起木结构平桥,这座桥后来在明万历年间重修时被命名为“太平桥”。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这座木桥被改建为五孔石拱桥,并更名为“太平新桥”,当

时被誉为“浙东第一桥”。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这座石拱桥在暴雨中倒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原址建成弓挂钢桁架结构平桥,正式定名为“方桥”,方桥村地名由此而来。这座钢结构平桥比宁波灵桥早建成近30年,是当时罕见的现代工程技术桥梁。

如今的方桥村,周围的水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县江、剡江、东江在村西侧汇流。2019年成立的方桥街道,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奉化区与宁波中心城区同城融合的门户和桥头堡,一个彰显活力新城、创新智造、城乡融合特色的全新方桥蓬勃崛起。

常浦庙承载着百姓对清官能吏的崇敬之情,记录着古代水利建设的成就,也见证着一方水土的历史变迁与文脉传承。每年农历十月初十的庙会,是方桥村热闹的日子,村民们用质朴的方式纪念着陈矜的功绩,而常浦庙所蕴含的勤政爱民、感恩图报的精神,也在香火缭绕中代代相传,成为流淌在当地百姓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新年来了

裘七曜

落叶挣脱了树枝
它说
新年来了
我将和流水去远方

河流跳跃着
它说
新年来了
我将和桥深情拥抱

我们,在桥上
相距十二米,相距四米……
像月份走过年轻的脸庞
像季节轻靠靠近的足音

你说
新年,我爱你
爱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爱你欢笑时爽朗的声音

我说
新年,我爱你
爱你眸子里一尘不染的清澈
爱你奔跑时像朝阳般欢快的身影

而我们紧握的掌心
是一座不想分离的桥

站在桥上
仰望旭日和远去的落叶
倾听新年的声音在四处轻响
——新年,新年

我们相视一笑
彼此轻声
——新年,我爱你



枝间密语

韩晓霞 摄

三味夜话⑫

纸上峰峦《雪窦山》

杨洁波

2025年12月中旬,奉化文联主办的文学内刊《雪窦山》2025冬季刊新鲜出炉,编辑、作者和读者相聚于三味文学沙龙,交流和分享写作相关话题。

主编俞赞江与《雪窦山》结缘超过12年了。在实体刊物发展式微,财政拨款减少的情况下,已经退休的他还在继续发挥余热,无偿为刊物奉献,只为守住这奉化文学爱好者共同的精神家园。他把《雪窦山》的作者分为四类:一类风雨无阻,比如原杰,每期都有作品上刊;一类是常客,虽然时断时续,但一直在坚持;一类某个时期创作颇丰,但因生活、工作的牵绊渐行渐远,等待沉淀之后再继续;还有一类是新作者破土而出,比如本期的新面孔吴惠剑。

目前小说创作情况十分堪忧,每期稿源不足。小说作者中,数南慕容的创作热情最高,他的文章不按常理,天马行空,是个“怪才”。同时也希望其他小说作者多发力支持。诗歌领域自作协主席高鹏程加入后进步显著,但诗歌新人较少,主要由“60后”“70后”创作者支撑。散文这一块相对比较充裕,但也要在质量上把关。

编辑蒋静波表示,奉化作

协成员有一百多名,但投稿的人还是太少,所以请大家多写多投,这样上刊的文章质量会更高,更能体现奉化作协的创作实力。

作为诗歌编辑的高鹏程点评了冬季刊中奉化诗人的创作情况。陆旭光的诗歌中,物只是媒介,用来浇胸中块垒。他的诗很少有惯性思维,却有贴合诗意的想象力。《松塔备忘录》不断变换角度去观察事物,而《冰凌》从冰凌联想到陶器,让这两种毫不相关的事物碰撞出了火花。陈礼明这组《渡江南》多与奉化地标相关,一改以往的黏连晦涩,显得愈发通透节制。

这期《雪窦山》头条是沈潇潇的《桂殇》(分两期刊出),这是正在创作中的长篇小说《路》的节选。《桂殇》以清末废除科举前后为背景,塑造了吴沛棠、庄筱宣、江砚麒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他们曾经将科举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在科举废除的冲击下,他们或传续传统埋头编修方志,或兴办学堂、成立出版社以传播新学、新知,或参加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书写了各自跌宕浮沉的生命篇章。作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因此小说中各种生活细节极为丰富,读来肌理丰盈、气息真切,百年前的社会动荡、世态人情历历在目。同时,小说奉化标识鲜明,如城厢、锦屏山、南山、

县江等均以实名体现。他在沙龙上介绍小说是虚构的,但小说人物背后站着诸多清末奉化知识精英的原型,如吴沛棠的姓名就由分别独立编纂《忠义乡志》《剡源乡志》和《奉化补志》的吴文江、赵沛涛、蒋尧棠姓名的各一个字联缀而成,另两位人物取名也如此。在辛亥革命中,奉化知识精英的参与度和贡献度可谓列宁波各县之首,《桂殇》也是对他们的致敬,而整部长篇小说则围绕废除科举、废除高考、恢复高考三个时间节点展开,试图表现更广历史时空里不同社会群体的激流人生。

此外,吴壮贵带来了小说《腾格里之恋》。他是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去过腾格里沙漠,所以小说中融入了许多亲身经历的细节。俞赞江认为其中“沙漠理茶叶罐”这个细节很出色。虞燕认为这部小说语言舒适,把它和吴壮贵以往的作品放在一起,能看出一路走来一直在进步。但作为言情题材小说,缺乏让人“心痒痒想恋爱”的细节。沈潇潇认为,作品描写虽流畅,却略显直奔主题,人物成长不足,情节未脱三角恋范式,尚有精进空间。

奉化素来人杰地灵、文脉绵延。诚如俞赞江所言,《雪窦山》始终是奉化写作者的试验场——这里允许试错,更静候成长。

虞燕

涨潮,来势汹汹,浪花赶着浪花,泡沫叠着泡沫,大海滚沸了一般。潮退,千疮百孔的滩涂平整如新,潮水里有一双看不见的仁医之手,无数次抚平滩涂的创口,永不疲惫。

海岛人早已视之平常,涨潮、落潮、平潮、停潮、大水潮、小水潮,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潮汐的涨落向来参与到了捕捞,出航,生活,甚至被执拗而虔诚地认定,与个人或家庭的命运有某种微妙的联系。潮水浸漫过的地方,留下的每一道波纹都像古老的暗语。

对于潮俗谚语,岛上的老人张口即来:退潮泥螺涨潮蟹,大水蛸螺小水虾;涨水七星多,落水虾潺多;十二、十三喜上洋,十八、十九鱼满舱……孩子学去当儿歌唱,他们一高兴,表情特别夸张,额上的皱纹如潮水般涌起。

潮退了,退得远远的,类似一种人生,轰轰烈烈地来,无声无息地走。海边忽然安静下来,辽远而空旷。潮水在沙滩上留下的波纹,以清晰、均匀的姿态向远处蔓延,它们一定在某处戛然而止,像一场不得不中断的自言自语。

打破安静的,是一群少年。他们奔驰在滩涂上,如马儿奔驰在草原,不顾泥浆飞溅,四处翻找蛤蜊、蛏子,还有蟹类。他们对泥

潮涨潮落



螺不感兴趣,指甲盖那么点大的东西,一颗一颗捡,得捡到什么时候。有备而来的,腰上还别了把小铁铲,用铲子刨开泥涂,黑泥油光闪亮,一股更浓的海腥味加腐烂味冲进空气里。挖开的浅坑形状大小各异,不多时就被渗出的海水注满。蛏子和蛤蜊是体弱怕羞的小媳妇,只会自己的窝里(洞穴)上下移动,受惊时,也只能迅速缩入洞内,只消铲得深一些,多半在劫难逃。

很快,少年厌弃了互动性差的贝壳,盯上了生猛的招潮蟹。招潮蟹挥舞着火红色巨螯走过,像扛着一面红旗,一个趑趄,跌进浅坑,以巨螯作支撑,它做了好几个仰卧起坐,却依旧如故。少年围着它,偏不捉它。它靠着坑壁,四下试探,将身体转成陀螺,坑壁伤痕累累,泥坑里油浪翻滚,它是怎样翻身并跑出坑的,少年竟没有看清。追蟹时,凉鞋陷在了泥涂,还撞上了捡泥螺的妇人,妇人“哎哎”两声,摇晃了好几下才站稳,小塑料桶被紧紧抱在胸口,捡了两小时的成果,可不能糟蹋了。少年望见那只招潮蟹,在钻进洞口前,示威似地举起大螯,就像潮水刚退下时,它们总是最先爬出洞穴,面向大海,挥螯舞蹈。这个动作被人们理解为召唤潮水的到来,招潮蟹就此得名。

招潮水一说主要为满足人们戏剧化的想象,不过招潮蟹的确能感应到潮水,每当潮水到来前10分钟

左右,无论招潮蟹正从事什么活动,它们都会停止,并迅速返回洞穴,用泥沙、土块、石头封住洞口。对于这一神奇现象,老人们认为:同样世代生活在海边,我们能掌握潮汐规律,人家蟹类当然也可以。

科学解释说,招潮蟹为适应潮汐变化,体内逐渐有了自己的生物钟,体色深浅依照昼夜节律循环变化,行为则跟随潮汐涨落,涨潮时停于洞底,退潮后到海滩上活动、取食、修补洞穴。不知道几亿万次的涨潮落潮,才“训练”出这样的招潮蟹呢?在自然界,时间太辽阔,以至无涯。

夕阳投身于海,绚丽的流光逐步从海面消散。海边的人更多了,那些采挖藤壶的人都慢慢上来了,从陡险的礁岩背后。藤壶生活在海礁峭壁的潮水位以下,潮水涨落幅度越大,礁石便显露得越多,那里藤壶集中且尤其鲜肥,采挖人一点一点爬下去,以趴、蹲、贴等姿势固定好自己,用特有的工具将它们一个一个敲下来。这是项危险的工作,天色变暗或风变大,须立马上来。

人们迎着海风,互相打着招呼,问各自收获几何,口气是松散而满足的。他们像是回到了生命的原初状态,变得简洁、透明、无忧、薄暮暮色里,海、滩涂和人成就了一幅独特的剪影画。

此刻,大海静默、安宁、幽味,人们知道,过不了多久,下一场涨潮就会到来。